



[韩国] 全镜潏 著 [中国] 千太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黄真伊

[韩国] 全镜济 著 [中国] 千太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真伊 / (韩)全镜潏著;千太阳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755-021-1

I. 黄... II. ①全...②千... III. 黄真伊—传记

IV. K833.120.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744 号

황진이 서명영문 by 전경린 Jon Kyongnin, 全鏡潏

Copyright © 2004 Jaeum & Moeum Publishing Co., Ltd - Erum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 200x by Xiron(BeiJing)Culture & Development Co.,Ltd.

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eum & Moeum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YA(Eric Yang Agency)

冀图登字:03-2007-010 号

黄真伊

作者: (韩)全镜潏

译者: 千太阳

特约策划: 千太阳

责任校对: 成仁

责任编辑: 李伟 张亚鹏

特约编辑: 千日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20.25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55-021-1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你为谁而盛开 · 1

第二章 覆水难收 · 43

第三章 松都新荷 · 110

第四章 霹雳生陷堕无间 · 159

第五章 桃花无忧笑春风 · 217

第六章 人生梦一场 · 283

第一章 你为谁而盛开

一代艳妓玄鹤今

十五世纪末，李朝的政治腐败，党争不绝。在朝的功臣勋旧官僚集团称“勋旧派”，在书院接受儒家教育的两班子弟和靠科举入仕的新官僚称“士林两班”或“士林派”，两派相互斗争不已。成宗不满勋旧派的飞扬跋扈，利用士林派加以遏制，士林派势力膨胀。

一四九四年成宗去世，本来正室贞显王后有机会扶正自己的儿子晋城大君，但因为仁粹大妃的权威，按照长幼顺序立燕山君为国王。继位的燕山君因要为生母废后尹氏立庙并举行隆重的佛教招魂安葬仪式，从而与士林派发生矛盾，转而依靠勋旧派清洗士林派。

勋旧派大臣利用燕山君“文字之怒”，怂恿燕山君把士林派全部驱逐出内阁，并诛杀相关者三十多人，酿成“戊午士祸”。六年之后又发生了“甲子士祸”。燕山君除了迫害士林派之外，又因为有大臣用训民正音文字写招贴批判其暴政，所以燕山君下令禁止使用训民正音。刚创建不久的朝鲜民族文字因此陷入了停顿的困境之中。据《李朝实录》记载燕山君还将成均馆改为游宴场所。

在宗教方面，太祖、世祖崇佛，而太宗、世宗废佛。燕山君原本随顺祖母仁粹大王大妃崇信佛教，仁粹大妃去世后，态度一转，开始和太宗、世宗一样对佛教加以破坏。他撤去三角山藏义寺佛像，赶走寺内僧侣，将教宗首刹兴德寺的佛像废去，寺院改为官用。一五〇四年，他还废掉朝鲜禅宗首刹兴王寺，移佛像至桧岩寺，改圆觉寺为妓院；自高丽以来所举行的僧科制度也被迫废止。不久，兴天、兴德寺相继被焚，禅、教二宗本寺俱毁，宗务转移他处。

一五〇六年，燕山君再度掀起丙寅士祸，试图将戊午士祸及甲子士祸中遗漏的士林再度查找处理，全国上下顿时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燕山君的种种悖离传统的做法让朝臣们感到恐慌，终于决定在一五〇六年九月举事。

农历九月一日，吏曹判书柳顺汀、知中枢府事朴元宗、副司勇成希颜等人发动政变，组织军队扑杀外戚慎守勤和任士洪，包围昌德宫，驱散宫中卫队后迫使燕山君退位，扶立晋城大君，是为中宗。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朝鲜第十代王朝，残暴的燕山君当政时期。

话说松都地区有一貌美如花的妓女，一手古筝堪称当代一绝，名曰玄鹤今。人们一般都叫她玄今。

“鹤今”的名字是有来由的，据说，她在松都东边崇仁门外的河边弹奏古筝时，就会有无数的黑鹤从遥远的中国长江以南飞到这里翩翩起舞，一时间，人们口口相传，使得一名普通的艺妓成为了传奇般的人物。

玄鹤今姓陈。她天资聪颖，妩媚动人，年仅十一岁时就登入妓籍，并受到了很好的相关教育。

鸨母见其在古筝和伽倻琴方面有着特别的悟性，便专门让乐师重点培养她这方面的技艺，等到玄鹤今十五岁时，就已经成为一名闻名风月场所的乐妓了。不论去什么地方，她都会横抱着比自己还要高而又笨重无比的古筝，一时间，玄鹤今都成了当时古筝曲艺的代名词，达官仕人只要聊到乐曲声乐，言者必论及玄鹤今；而酒桌欢场只要言及玄鹤今，除了论及她的美貌和性感撩人外，更多的是感慨她的琴声和典雅。

随着年岁渐大，她的容貌也变得越来越出众，终于在十七岁时达到了顶峰。但不管名气和美名有多响亮，玄鹤今却永如那沉静的湖水，波澜不惊。她从来不像那些花枝招展的妓女那般把自己身上打扮得五颜六色，而是每天都穿着黑色的丝绸短上衣和白色的裙子，整天双唇紧闭，就如哑巴一般。但对于男人来说，她就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谜，一时间多少公子哥儿们、富商贵客全都拜倒在她的白色裙裾之下。

她的目光就如照射在冷冷的井水中的阳光一般清澈而深邃，但每一个曾经亲近过她的人，全都从此不能自拔，因为她肤色洁白如玉，抚之犹如温玉，更

要命的是，她的身上还隐隐散发出白莲的馨香，亲热时的动作轻盈如蝶舞。

松都乃至全国的人都在传说，玄鹤今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类，她或许是一个仙，一个狐，来到这个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让男人为之疯狂。

在十七岁时，玄鹤今就成为了松都留守的爱妾，因此那些途经松都的高官或一般官员的接风宴上，根本就找不到她的身影。玄鹤今虽然住宿在留守府衙，锦衣玉食，但她并不因此而故步自封，一个月中至少有十五天是要回到兵部桥附近河岸的两间草屋中，刻苦地修炼古筝技艺。不仅如此，她每年都有一次要骑着马进入金刚山深处，不在人前露面。她偶尔也会在留守召开的宴会上展示其技艺，每当这时候，那些情趣不同、利益不同、风俗不同的中央高官和地方官吏与隐居的书生们都纷纷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不由自主达成高度的统一，除了赞叹，他们再也说不出任何别的话语来。

从玄鹤今手上的古筝中传出来的声音异常之调和，只要听闻过的人都会说，这个声音有阴阳之气、有德礼之貌、有文武之功、有诗乐之韵、有六感神经之畅通……

有一天，留守向玄鹤今问道：

“玄今，你弹古筝的时候不管曲调快或慢，音量高或低，每次都面无表情，目光空洞，就像是你的灵魂也要随着音律而飘飞到远方一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弹古筝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躯体当做一个载体，仅仅作为一个演奏的手段和道具。我先把天地的波动引入体内，然后在体内经过撞、推、拉、升等过程后，再通过手中的古筝展现出来。因而，我追求的只是声音的千变万化。”

“哦，原来如此。你原来是以空荡荡的身体接纳天地之律吕，然后再通过古筝展现出来的……”

正如前述所说，燕山十年，这一年发生了甲子士祸的惨剧。燕山君自幼失母而孤零零地长大，因此他在十九岁登基后，性格显得非常暴躁、激情而又过敏。初期，燕山君还展现出明君的资质，但很快就对大臣们的干涉和限制感到厌烦，在一四九八年引起的戊午士祸中，他不仅逐出了士林（儒林）势力，并

且还除去了一部分的勋臣势力。六年后，他又因欲为生母报仇的遗愿而引起了甲子士祸的大惨剧，杀死了和当年之事有关的所有人。先王的后宫严贵人和郑贵人在当年干涉过废除尹氏地位的事件，被燕山君在宫廷内的大院里亲自处死；而阻挡这一切的仁粹大妃也被燕山君摔到地上，致其撞头而死；郑氏所出的安阳君和凤安君则被流放外地，随即被燕山君赐死。另外，对尹氏的废位和赐死表示过赞同的尹弼商、李克均、成浚等十多名大臣也相继被燕山君害死，而已死的韩致亨、韩明浚、郑昌孙、鱼世谦、沈浚、李坡、郑汝昌、南孝温等人则被燕山君剖棺斩尸。此外，洪贵达、朱溪君、深源等三十余名大臣也受到了牵连，遭遇了不测，燕山君连他们的家族、子女也没有放过，使得当时的整个朝鲜都在恐惧中战栗。

因为惨绝人寰的仕祸，那些正直的大臣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燕山君为了禁止政治上的争论，严禁举办经筵，甚至还废除了司谏院（当时社会的言论中心）和弘文馆。不仅如此，他还把当时朝鲜最高学术殿堂——成均馆改成了游乐场；而朝鲜佛教的发源地——圆觉寺则改名为掌乐院，成为妓女们集合和训练的地方。此外，他对无数的韩文奏折感到愤怒，从而下发条令，严禁使用训民正音，并且火烧韩文书籍。燕山君的暴政逐渐升级为狂乱，朝廷也糟乱不堪，连一个正直的大臣都没有。被剥削的百姓们也都在心惊胆战中度日如年，就连草木也仿佛变得干枯起来。

玄今十九岁的时候，一个被封为“体察使”的大臣——洪浚带着“采红骏使”和“采青使”从汉阳来到了松都。他们的任务是挑选送到都城献给大王的妓女。按照当时的律法，不仅是官妃，就连私家侍妾和民家的姑娘们也不能幸免，都被他们集中到一起进行品评和打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松都附近的村落中挑选良马和幼女，一并拉到了松都城内。

自从“体察使”、“采红骏使”和“采青使”来到松都之后，这里从此就陷入鸡飞狗跳的纷乱境地。这些打着朝廷旗号的官员们，宣称要准备银两供奉那些即将被带到王宫内的妓女们，网罗了一帮人，疯狂地掠夺百姓们的土地及房屋，并没收铜器和各种其他器皿，一时间，整个松都城都陷入愁云惨雾之中。

来到松都后，“采红骏使”首先一个不落地给松都的官妓们点卯，然后将她

们集中到新设立的机关——“云坪”，按姿色评分。因为是大王直接下的命令，所以就连留守也不敢随便插手。那些妓女就如一群牲口般被“采红骏使”吆来喝去，“采红骏使”就如对待骡马市的动物一般随意揉捏官妓的唇齿脸颊，丝毫不给她们颜面地命令她们脱衣解裤，以便随意观看。

“采红骏使”看到玄今后，评价她为不仅是绝色，而且既年幼又具有出色的古筝技艺，绝对是最高分数的天科妓女。他得意地对玄今解释说，被选为天科和地科的女子不仅可以去王宫内侍奉大王，而且还会在龙床上受到大王的宠幸。

听到这个消息后，玄今毫无喜悦之情，相反，她还惶然大惊，继而恐惧不已。之前她就听闻过关于燕山君的很多丑闻，燕山君不仅掠夺良家妇女，就连比丘尼也不放过，拉到宫中强奸。燕山君还是一个残暴的人，他滥杀无辜，那些进宫的宫女不但毫无人格尊严，就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有。

如果进入王宫，之前通过努力获得的一切，岂不全都烟消云散？在这一生之中，她最为感到自豪的，一是留守之流的爱慕，二是自己的生活一直是由自己做主的。然而，一旦被选入宫中，面对那个廉耻全无的无赖国王，身为乐妓的一切荣耀全都将化为乌有，到那时，恐怕是生不如死吧。

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被关在“云坪”的玄今万念俱灰，最后只好给她的义妹——妓女玉善送信，让她从外面送药进来。玉善和玄今情同姐妹，多年生活在一起，当然知道她所说的药指的是什么，玉善也知道，吃了那药会有什么后果，所以，玉善不止一次地跑到“云坪”，劝说玄今打消这个念头。但因玄今的态度极其坚决，玉善根本劝之不住，无奈之下，玉善还是给她送来了那个药。

吃了那药之后，玄今在一夜之间双目皆盲。“采红骏使”看到此景，还以为是因为她被关后悲伤过度才会变成瞎子，细一看玄今的眼睛，简直比苍蝇叮了还恶心，红肿异常，内膜外翻，这等模样，即便她再有天大的技艺、绝世的媚功，燕山君恐怕也不会喜欢的，如果再把她呈献宫中，恐怕连他这个“采红骏使”的官都不要做了。“采红骏使”既失望又有些愧疚，于是他直接把玄今从妓籍中撤销了。

回家的时候，玄今非常高兴，在家里喜滋滋地抱起古筝，那如山泉跌宕般的筝声伴随着她那欢快的心情飘然而出。

玄今虽然重获自由，但她也知道，“采红骏使”的势力无处不在，如果再和以前那样到处行走，对她恐怕极为不利，为求稳妥，自顺利离开“云坪”之后，她销声匿迹，再没有任何人见过她。

玄今成了松都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之后的好几年，人们依然在互相揣测：“那个貌若天仙的玄鹤今，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消失的玄鹤今重新出现在留守的宴会上已经是六年后的事情了。期间关于她的传闻只有一个，那就是她一直都在金刚山深处。露面的时候，玄鹤今的古筝技艺不见退步，反而更见精进。据说，只要听过她的弹奏后，疾病缠身的人就会不药而愈、老人的皱纹也会消失并白发变黑发、半身不遂的残疾人也可以走着回家……

每当玄鹤今的手指触碰琴弦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琴音触碰到了自身的孤独、痛处、惧怕处、空处、酸处、饥饿处，就连心内的梦想仿佛也展现在面前一般，百感交集。听着她的琴声，听众们纷纷感泣不已，意识也朦胧起来，逐渐变成浑然一体，还会莫名其妙地流出眼泪，到最后竟然都露出刚刚绽放的花朵般灿烂的微笑。

一时间，整个松都又陷入玄鹤今的悠悠琴声之中，所有的达官贵人，都以能与玄鹤今共度良宵为荣，但可惜的是，很少有人如愿，他们最多只能在玄鹤今的宴席上一闻清悠的琴声，一品玄今亲自泡的浓茶。但即便这样，这些闲良（指不具有官职、游手好闲的上流阶层人士）依然乐此不疲，纷纷将自己的银两往玄鹤今的怀里送。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转眼之间，玄鹤今复出已有两年了，当年的“采红骏使”或许早把那个技艺高超的绝貌女子玄鹤今给忘记了，故而玄鹤今在松都也相安无事，她只是平静地弹着古筝，默默地感受着日落日出、天高云淡的变化。

然而，玄鹤今平静的生活很快走到了终点，一个松都的黄姓闲良爱上了玄鹤今。因为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与玄鹤今相识，初见玄今，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整个心灵都在激荡着爱的火花，这位闲良发誓，一定要将玄鹤今追到手，为此，他足足追了玄鹤今五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将全部的

身心都倾注在玄鹤今的身上，无论玄鹤今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只要玄鹤今需要金银或是帮助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冲上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些眠花宿柳、一夜风流的普通闲良们所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玄鹤今心动了，她将原本漂泊不定的心“停泊”了下来，进入这个黄姓男子的“港湾”之中。

他们就如新婚夫妇般幸福地生活着，每天都觉得抱不够、吻不够，玄鹤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真心给了他，而这个闲良亦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在玄鹤今的温柔之中快要融化了。眨眼之间，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已经有四个月了。

然而正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原本风和日丽的生活突然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玄鹤今在一个早上发现自己有了胎气，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两人的意见就相左了。闲良认为，以目前的《从母法》来看，身份卑贱的孩子还是不要为好。他自作主张地从郎中那里讨了些药，当晚就要玄鹤今喝下去，以便彻底打掉孩子。但是玄鹤今却无论如何也不想吃药，她觉得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如果有了孩子，即便闲良不在身边，她也有一个慰藉。面对决心已定的玄鹤今，黄姓闲良无计可施，但他原本如火般的热情现在再也燃不起来了，每天只是冷冷地看着玄鹤今，然后东一句西一句地和她说说着话，心不在焉，却时时不忘要玄鹤今把孩子打掉。

玄鹤今的肚子日益变大，得到消息的闲良的家人怒火冲天。作为名门望族，他们既恨玄鹤今毫无廉耻地夺走自家孩子的真心，但他们更恨闲良的不争气，他们恼怒闲良年纪轻轻而且还没考过科举，竟然就想纳妾，而且对方还是个身为退妓的盲人，他们态度生硬地表示不允许两人的关系。最后，他们遣派松都地区的侠客，几乎绑着那个闲良，送到位于汉阳的大哥处，要求大哥对他严加看守，如不考中进士就坚决不要放他回来。

事已至此，闲良一方面对固执的玄鹤今感到非常生气，另一方面又因自己被人拉走而根本来不及告别，就连后会之期也没有定下，心中多少有些伤感。毕竟，对于过去近一年的经历，他是历历在目的，对于玄鹤今的感情，依然刻骨铭心，如果没有“生育风波”，现在他们应该还在享受鱼水之欢吧，想到玄鹤今那弱不禁风的容颜，他不禁潸然泪下。

黄姓闲良走后，玄鹤今加倍珍惜肚中的胎儿，并于第二年生下了个女儿。

那一年是一五一三年，她的年纪已经是二十有八了。

等到玄鹤今生下女儿后，闲良的原配夫人从家里赶了过来，向玄鹤今说道：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地知道，妓女本就连白丁和屠夫都不如。难道你希望你的女儿长大后，也跟你一样成为妓女吗？”

玄鹤今垂下头，眼泪如断线风筝般从看不见双眸的眼眶中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低头向那个高傲的女人应声道：

“虽然经过了废君燕山君时代，但我还是有着身为乐妓的小小自豪感，但却在六年前被人无情地踩在了脚下。我又怎么能让我的女儿重蹈我的覆辙？只要我的女儿可以不成为妓女，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算你的女儿福缘深厚，没有成为妓女，可是你也只是一个盲人退妓，怎么可能会让她嫁个好人家呢？听到自己的血脉这么耻辱地诞生以后，我们家大人就对孩子以后的命运很是担忧。因此，我这次才会奉命前来找你。我会偷偷把你的女儿带回去亲自抚养，视如己出，以后再把她嫁进士大夫家门。你觉得如何？你把女儿交给我，然后自己再远走他乡，好吗？”

玄鹤今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但她还是紧紧抱着婴儿，声音平静地说道：

“我想考虑一下。”

夫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陪着玄鹤今一起流泪，再一次说道：

“你为女儿考虑的这份感情既可怜又高尚。我以我的生命担保，我一定会遵从刚才的约定。”

六个月后，玄鹤今就把刚刚断奶的女儿带到了闲良的家里。

第二天，寺院齐齐鸣钟，鸡鸣破晓，在松都城内的保定门刚刚开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凄惨的玄鹤今就孤独地拄着拐杖，一步三回头地走到临津江码头，乘着帆船渡过了那深绿色的江水。桨声荡漾，但玄鹤今的内心，却有万千道悲痛感伤的狂吼：

“孩子，再见！”

这一次，再次流浪江湖的玄鹤今不用像八年前那般藏匿，再说，这一次出去，她已身无积蓄，为了生存，她必须想办法挣一些钱。刚离开松都的前几年，从南方而来的商人们到松都后，偶尔说起过他们那里的街头曾有一位弹古筝的

盲人女乐师。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松都再也没有听过关于这位盲人女乐师的消息。

然而，五年后的某一年春天，从南源来的商人又说起玄鹤今的消息，说自己在智异山云上院听到过一个盲人乐师弹奏出绝妙的声音。其后再过了几年，竟有一个僧人说曾经在正对着松都地面的江华岛北边海岸附近的草屋里看到过一位盲人乐师，当时她是一个人住在那里。

这也是关于玄鹤今的最后一个消息。之后，松都城内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就连关于她的传闻也绝迹了。

真伊的身份

松都城内最有名的地区就是子男山附近的子男洞。子男山风景怡人，而子男洞则正好在它的山脚下。子男山又名男山或龙首山，因其西侧有一岩石，据说它含有可以养育英雄豪杰的乳液，因此而得名。子男山的山坡上有观德亭射箭场，下面是把高丽武臣崔忠献的故居改成花园时建造的八角亭。子男山的上边是松岳洞、高丽洞、扶山洞和海运洞，西边是满月洞，东边是善竹洞，再下面是子男洞、内城洞、北安洞、南安洞、冠训洞等。

真伊的家位于子男山东边善竹洞的善竹桥附近。高耸的大门和位于一侧的直通客房的侧门无不表示此家人的富有。另外，内院和外院之间还用石墙隔开来，院内的竹林后面是祠堂。厨房后的墙外则是下人们生活的地方，五间仓库和马厩、菜田也在那里。院内还有假山、莲池和小溪。

除了夏天，莲池都是小姐们玩耍和钟爱的地方。因为夏天的时候，莲池附近长满了茂盛的青草，就连道路也看不清，莲池上空有无数的水蜻蜓在飞舞，水底则长满了菱角。睡莲和浮萍草也在水面上竞相开放。

孩童时期，每个人都会被人嘲笑说是从别的地方捡来的，就连黄进士那宝贵的大女儿也经常被人嘲笑，直到她七岁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才逐渐消失。高丽洞的奶奶每次用熨斗烫平新衣送过来的时候，就会嘲笑真伊是从桥底下捡上来

的。她本来是真伊大爷爷的小妾，大爷爷过世后她就表示出自己想要独立的意愿，搬到高丽洞的市场内开了一家针线作坊。每次高丽洞奶奶嘲笑真伊的时候，母亲申氏都会露出生气的表情，让奶奶不要再说。然后，母亲就转头露出笑容，开始嘲笑妹妹兰伊。

“从桥底下捡来的二小姐也过来试试新衣服是否合身吧。”

每当听到这里的时候，真伊和兰伊就齐齐撅着小嘴跑到一边，不再理会这两个大人。等到高丽洞奶奶回去后，她们两人才向母亲吐露不满。

“那个奶奶为什么总是嘲笑我们？非要说我们是从桥底下捡来的呀？”

“这也不知道吗？因为你们实在是太可爱、太漂亮了，所以她就怕你们被神仙抓走，所以才倒过来说的。叫你们京伊哥哥的时候，高丽洞奶奶不是也叫他狗京伊吗？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说过多少次都让你们不要放到心上，结果每次都让高丽洞奶奶不开心。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申夫人伸出双臂，温柔地把真伊和兰伊的头拉过来揽入怀中。霎时间，真伊闻到了那熟悉的人参香和令人温暖的体味。妈妈的怀里每次都是她最好的归宿，她的怀抱充满了温情，可以使她彻底平静下来。真伊被母亲抱在怀里，就那么抬头望着庭院外露出一角的大门。院内到处都是飞舞的蜻蜓，一只白蝴蝶忽然无声无息地从那条缝隙中穿了出去，它为什么要出去呢？它是不是也在寻找它的“桥”？

虽然妈妈把一切都解释得那么清楚，可是真伊依然隐隐觉得，世界上的某一处可能真的会有自己被抛弃的那座桥。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她都很想悄悄地走出大门，去寻觅那座桥。

直到高丽洞奶奶过世后，小时候被人嘲笑的那种处境才正式宣告结束。

给京伊教功课的先生进入书房后，申夫人就会把真伊和兰伊也一起送进去。有一次大姑来串门时看到这个情景，大惊失色地劝告申夫人，说不能让女孩子进书房里，更不能让她们读书学习。这位大姑住在北安洞，平时就经常把这些所谓的妇道放在嘴边，她不但把自己家里弄得神经兮兮，而且经常会跑到自己娘家来，胡乱地参与着自己的意见，说实话，黄进士家没几个人喜欢她，但因为 她很有实力，在娘家一贯作威作福，所以也没有人敢得罪她。

对于大姑的说道，申夫人只是一笑置之，她没有照大姑的话去办，反而安抚起大姑来：

“既然有这么优秀的先生光临寒舍，如果只放一个京伊进去的话，岂不是很对不起老师……”

听到这些话后，大姑那冷傲的目光并无变化，她知道自己再怎么也无法改变申夫人的主意，再者申夫人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于是，她又将刻薄的目光落在了抱书而立的真伊身上。她那张刀子嘴又开始说了起来：

“果然如此，比饭碗还小的脸蛋就已经开始让人揪心了。若是女人有过人的美貌，就只会招来别人的目光，也肯定会福缘浅薄啊。”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大姑的目光非常奇特。而且，她虽然被从真伊身上散发出的气势所慑，但却还是无法忍住内心的不适，死死盯着真伊，嘴唇翕动几下，仿佛还准备说出什么，半晌后却又叹了一口气，只是摇头咂舌道：

“这个家真是完全没有法道。”

以这种眼光看待真伊的不只北安洞的大姑一个。自从两年前变成寡妇后，因生活困苦而脾气变得怪异的二姑也经常用嫉妒和责怪交织的目光望着真伊，半晌后才会转过头去。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爷爷、奶奶和其他亲戚就明显地偏爱京伊和兰伊。每当这个时候，真伊就如刀绞。还有已经过世的奶奶在她有生之年，只要看到真伊稍稍露出一丝笑容，就大骂她是用媚笑勾引别人，简直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在这种家庭的重压之下，真伊从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笑意，虽然她的内心依然保持着童真和对申夫人的爱意，但却再也难以自由自在地绽放笑容了。

初夏时节，这年真伊十三岁。

和往常一样，厨房女佣残月把海鲜、肉类、饼、糕点等祭祀过后的祭品送到海运洞的亲戚家。唯一有些区别的是，残月从那里回来后就犹豫地对别人说起了奇怪的话：

“听那边小姐们的丫鬟说……真伊小姐的的确确是从桥底下捡回来的呢。她的亲生母亲是那个在兵部桥下唱过歌的盲人乐师。听说，那边的人都知道这件

事情。而且，所有的亲戚和一些松都人也知道呢。听说，还有几个人看过已死的盲人乐师的灵魂在我们家周围闲转。据说，她每次都会背着古筝，从东门外的柳树下出现后走过善竹桥，然后才走到我们家附近呢……”

黄进士家的那些下人原本就没什么事，一听到这句话，自然又眼放光，全都聚到一起，要残月把所知道的说清楚些，甚至不止一遍地要残月把事情复述出来。一时间，高墙之内犹如传言的染缸，转眼之间，很多下人都已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些人原本对真伊毕恭毕敬，现在，他们再看见真伊的时候，眼神都有些不对劲了。

事后，残月因为这件事情被申夫人打了小腿肚，然后还被关了禁闭，差一点就要被卖到商人家里。要不是她脸红脖子粗地赌咒发誓，说再也不会以讹传讹，更不会把外面的传闻带进家里，才被申夫人放了出来。

真伊住的地方是位于后院的别舍，因此根本没有听到这个传闻，要不是她的侍女莲豆转告给她，她可能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莲豆转告这个传闻的时候，真伊的目光久久地落在莲豆狭窄的前额上，一动不动。莲豆的前额上点着一个绿斑，很像太阳花的花瓣。虽然没有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但是真伊自己很清楚，她的内心因这个传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整个白天，她都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直接就躺了下去，接连四天都发着高烧。

那几天，每天晚上都下着暴雨，蟾蜍也从房顶掉个不停，院子里还有大蛇游动着。真伊的梦中，也下着雨，更可怕的是，在大蛇和蟾蜍横行的漆黑的夜雨中，有一个盲人乐师的灵魂背着古筝，在屋外转个不停。她想看清楚那盲人乐师的样子，却发现自己困在一个柱子上，一动也不能动，她感觉到了那盲人乐师的哀怨，却永远都看不清楚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而这个时候，那凄婉悲伤的琴声犹如哀乐一般隐隐传来。

……

每天晚上，真伊都要从噩梦中惊醒，连滚带爬地去打开房门望着屋外。外面确实在下着雨，珍珠般大小的雨滴沿着屋檐滑落，院内的竹叶也随风舞动。不知道是不是墙外的莲池溢出水来，浮萍草的腥味随风飘进了房内。外面漆黑

一片，仿佛世界上的灯火全部都熄灭了一般。

忽然，真伊仿佛看到了一截破碎的裙角在随风飘扬。在一声尖叫声中，真伊昏厥了过去。

第二天，真伊醒来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未曾发生一般，真伊却依然在床上回想着昨天的梦，以及那截飘舞的裙裾。

虽然很想知道这个传闻的真相，但申夫人最近的脸色实在是极差无比，让真伊连话都不敢跟她说。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秋收结束了，佃农们送上来的粮食塞满仓库的时候，申夫人提出了真伊的婚姻问题。不过真伊却发现，以大姑和二姑为首的所有亲戚丝毫也没有帮忙的意思，全家上下，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忙碌着。

真伊虽然一直都没有释然，但是也不想给母亲造成更大的负担，因此一直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只是用读书来平静烦乱的心情。不过她喜欢读的却是《大学》、《中庸》、《论语》、《通鉴》、《诗经》、《唐诗选》、《三国史》等，而不是母亲推荐的《内训》、《三纲行实图》、《女教》等书。读唐诗的时候她也偶尔会做一首汉诗，而且她还喜欢读中国的随笔或汉文小说。

兰伊不喜欢读书，最多也就翻翻《女教》罢了，因此她偶尔也会让真伊给她讲故事。每当这个时候，真伊就会让莲豆拿出零食和茶，一边吃着喝着，一边给靠在她身上的妹妹讲着那些从书上看来的典故传奇，也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觉得是最开心的。

“我现在给你讲的故事是《奎章传》。其实就是一个偷窥墙内的故事。话说高丽恭愍王时期，咱们这个松都城内有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名为李生。某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两班家的小姐崔氏，结果他对崔氏一见钟情。因为爱到了极处，他害了严重的相思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在某一天晚上翻越围墙进入了崔氏的房间。”

“哇，真不害臊。”

比真伊小一岁的兰伊红着脸偷笑着。但是，真伊的表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反而斥责道：

“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又有什么罪？都快要丧命了，难道要呆坐着等死吗？”